



胆小鬼系列

下一个轮到谁？
一个也别想逃……

早安夏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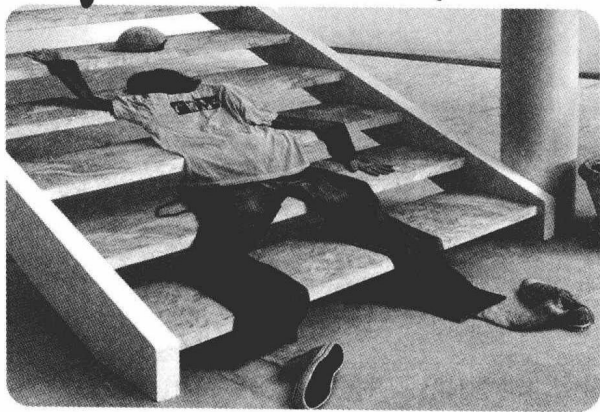
NANSHENG QINSHI

男生寝室



NANSHENG QINSHI

男生寢室



早安夏天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男生寝室 / 早安夏天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219-06793-2

I. 男… II. 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549 号

监 制 彭庆国
项目策划 杨 冰
责任编辑 杨 冰
责任校对 周月华 甘燕美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793-2/I·1241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 子

/001

幽微的灯光恍惚地飘浮在阴暗中，照亮了女生的轮廓。女生垂着头，很长很长的头发遮住了脸，包裹住了整颗脑袋，让人看不清容貌。那双脚正如教导主任刚才看到的那样，依然瘦弱苍白，像一截被漂得白白的树枝。

Chapter 1

/007

昏暗的光线中，一个长头发的女生背对着他们慢条斯理地梳着一头长长的黑发。她低着头，一袭白色的睡袍在晦暗的冲凉房中十分醒目。这副白衣黑发的样子，让人第一时间想到日本恐怖片的女主角，看不清的模样，徒增诡谲的神秘感。

Chapter 2

/051

人皮灯，人皮灯，
夜里它放光芒，女生在灯里笑。
人皮灯，人皮灯，
男生对它幸福地笑，
从今以后，你永远也离不开我。



Chapter 3 /088

万籁俱寂。什么声音在走廊上响了起来，若有若无。他竖起耳朵，生怕会听到幽幽的脚步声，或者谁在敲这个房间的门。但是，他听到更清晰的声音是在这个房间里响起来的。是上方，是左，是右，还是身后？

Chapter 4 /109

女生提着灯，走在黑夜的校道上，
路上布满了尸体。
尸体对她露出笑容，
她慢慢数着，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走到路的尽头，
女生笑了。
因为一个也没少。

Chapter 5

/143

房间里的沉默与浓重的阴气令他觉得很不安，开始用手去抓挠脖子。脖子很痒，他拼命地挠，挠出了血，可那种瘙痒的感觉却越来越剧烈，似乎逼得他把喉咙都挠断才能停止。

Chapter 6

/156

她与另一个人相拥抱在一起。不，那不是人，而是一具苍白的尸骨。当楼下的人们看清楚那尸骨时，一阵异常的惊恐便突然灭顶地漫上心头。

Chapter 7

/188

他听得见，从远处慢慢地逼近的一种轻微的声音。那声音就像虫子在地板上蠕动，但更像是一具尸体从楼梯上血肉模糊地爬了上来。当它终于出现时，毕浪吓得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引子

黑黑的夜幕。作古的喧嚣，已然潜入漆黑深处的罅隙。校园陷入一种压抑的沉默中，空寂的教室，图书馆，漫长无尽头的走廊，在子夜里俨然一个巨大的坟场。梦魇般的黑暗，沿着夜的轨迹蔓延，覆盖天与地。

黑暗和寂静的震慑，层层包裹。宿舍楼庞大的身躯在夜色中影影绰绰，边缘磨损，毁灭的力量在内部蓄势待发。宿舍楼里一片黑暗，空气中流动着阴冷隐忍的气息，弥漫着，匍匐着，纠缠着。

许多扇门都紧闭，冰冷如墙。

房间里的学生在床上睡得很沉，很沉。夜就是一场梦。

一，二，三，四。

第四层。

一盏昏黄的灯在楼梯口出现。它的光芒刺破如痴的黑暗，影被逐离。被照亮的边缘如海水漫过地面。它这样漂浮在黑暗中，摇摆不定，经过一扇又一扇沉寂的房门。

四零一，四零二，四零三，四零四。

灯停止前进。

四零四的房门半掩着，灯光逼近门边，稀薄的光透进房间里，如一个有意识的灵魂，飘了进去。房间里很暗，门缝里渗进来的灯光照亮很小的范围。有个身影背对着光芒，丝毫没有留意到身后的光亮，只是很专心地扬起手，挥下，扬起手，挥下。

刀子碰撞到骨头，咯咯的沉闷声。

从身影下流出一道两道的黑色液体，朝着地上的亮光淌过来，会聚，在夜晚清冷的空气中慢慢凝结成红色的血迹。那么红、那么鲜艳的血，开始在黑夜中熊熊燃烧起跳跃的火。

清脆的坠落声。飘浮在门外的灯碎在了地上。

光灭了。

黑暗中，一只手将灯捡了起来。看不清楚的面孔发出隐隐约约的阴笑。

阴笑声从四零四寝室飘扬出去，回荡在漫长的走廊里。

教导主任依稀有种不祥的预感。事情很诡异，让人捉摸不透。他皱起眉头，对着桌面上的退学申请书推了推眼镜，一遍又一遍。他看得眼酸，手指伸进眼镜里揉了揉疲惫的眼眶。

这是第五宗了。

才一个月，已经有五个学生提出了退学申请。而且，她们都是住在宿舍楼四层的学生。

教导主任闭目养神好一会儿，睁开眼睛，盯紧在跟前站了许久的女生。女生扎着辫子，低着头不说话，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血色，要是在夜里，十足的女鬼样。他审视着她，慢慢地，语气中透出一点无奈。

“你也看见人皮灯了？”

“嗯。”

辫子女生狠狠地点了点头。

“不是眼花?”

辫子女生狠狠地摇了摇头。她始终低垂着头，倘若抬起头来，那眼里极度的恐惧和惊悸必定连教导主任也大吃一惊。教导主任把退学申请书扔进了抽屉里。他思索着该如何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很短的时间里，他便做出了决定。

无论如何，绝不能让这件事情如此发展下去!

“同学，你的退学申请不批准!”

“啊! 不要! 为什么哇?!”

辫子女生大受刺激地抬起头来，眼神里满是哀求：“主任，求求你，我不要再待在这个学校了! 这个学校有……有鬼!”

“你胡说什么? 是你眼花了!” 教导主任也生气了，怒气横生，脸上的肌肉激动地抽搐着，“什么人皮灯! 呸! 到底是谁散播的谣言，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总之，今天晚上你先回寝室去睡!”

“我不要! 打死我也不要啊!”

辫子女生眼看就要哭出来，声音那么战栗，身子在剧烈颤抖，连阳光投射在地板上的影子也颤抖起来。

“放心啦!” 教导主任放缓了语气，安抚辫子女生惊慌的情绪道，“今晚我会去巡视宿舍楼，一定把那个吓唬人的家伙给捉住!”

他半哄半骗。辫子女生反驳不了什么，只好惴惴不安地离开了教员室。

要说起人皮灯的故事，在这个学校里真是无据可查。这间中学成立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也许别的学校都会流传一两个鬼故事，偏偏这个中学从未出过半点诡异的怪事。所以，当第一次听到人皮灯的时候，教导主任心头首先冒出来的想法就是谁瞎

编出来的鬼话。

学生们时不时会搞些小恶作剧，这本来无伤大雅。但教导主任认为这次的事件实在搞过头了，接连有五个女学生自称深夜在宿舍楼四层看到有个长发的女鬼提着人皮灯走来走去，为此而申请退学。

更诡异的是，有个女生失踪了，有个女生吊死在宿舍里。她们全部住在四楼寝室。

再不查清搞恶作剧的家伙，恐怕整个学校都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恐怖传言中，这对学校的声誉无疑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夜幕降临。熄灯时间一过，整个校园陷入了深深的死寂中，白天的热气早已挥发掉，空气显得更阴冷，飕飕地滑过裸露的肌肤。视野周围逃不开浓黑的夜色，操场上吹过荒凉的风。

教导主任走进了宿舍楼。他是一个人。原本一起巡查的值班老师偏偏有急事不能来，便只剩下他孤单一个人。黑暗又空寂的宿舍楼里，教导主任亮起了手电筒，光芒照进窟窿般的黑暗中，瞬间便被吞没了。

第一层楼，无异常。

第二层楼，无异常。

第三层楼，无异常。

巡完第三层楼，回到楼梯口，教导主任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他抬眼往楼梯上观望片刻，楼梯间游走着可怕的气息，一股阴寒的冷风迎面扑来，他不禁全身打了个寒噤。他绝不是胆小的人，然而这时心中的恐惧，却是愈发强烈。

尽管他认为人皮灯一定是哪个学生的恶作剧。

尽管他从不相信世上有鬼。

教导主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神镇定下来了，才迈起异常沉重的脚步，沿着楼梯慢慢地走了上去。

楼里静到了极点，甚至连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都被无限地放大，在沉寂的空间轰隆轰隆地响。教导主任下意识地调大了手电筒的亮光，以驱散身体里不断涌出来的恐惧。事实上，四周除了十分寂静，什么异样的事也没有。

既然如此，那种恐惧之感，为什么还会源源不断地从四处涌来呢？教导主任开始感觉到了一种难受的压抑。这种感觉无法用言语表达，也无法缓解。楼梯只剩几级了，他停了一下，低头去整理鞋带。

余光里，一双鞋子突然出现在楼梯上。

根本没有任何脚步声，它就这样凭空地出现在了楼梯上。穿着鞋子的那双脚瘦弱而苍白，泛着青色，叫人不寒而栗。教导主任这个时候迟疑了，并没有第一时间抬起头去看。头顶有一团昏黄的灯光，寂寂地洒在他的上方。那种光幽幽的，十分虚无，照射到脸上他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人皮灯！出现了！教导主任倒吸一口冷气，心开始怦怦乱跳起来。双方在彼端此端对峙着，沉默愈演愈烈。最后，教导主任猛地伸直发凉的背脊，拿着手电筒照上去，并且厉声喝道：“谁？！敢吓老子！”

上面一个人影也没有。人皮灯消失，那双鞋子也消失了。

难道是幻觉？教导主任困惑地想，或是那装神弄鬼的家伙已经跑掉了？受后一种想法的催使，他飞快地跑上了四楼。安静的四楼，酣睡的学生们并没有因为被他刚才的厉喝而惊醒。一扇扇紧闭的门，走廊如一道缺口，黑暗像洪水般泛滥其中。

一抹白影在厕所的门角倏忽不见。

教导主任追了过去。他觉得这个恶作剧的家伙实在够笨，怎么会跑进没有退路的厕所里呢？如果捉住那人，他会做出最严厉的惩罚，或许勒令其退学也说不定。

厕所里很黑。水龙头在黑暗中滴答滴答地滴着水珠。教导主任料想那人肯定是躲进了隔间里。他逐间地把厕所门踢开，奇怪的是，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他明明看见有个人影闪进了这里呀。

教导主任百思不得其解，满腹疑惑地从厕所里走了出来。正当他打算继续上五楼巡查时，他在楼梯口不小心再次回头往厕所望了一眼。这一眼简直要了他的命。只见厕所里飘浮着一团昏黄的灯光，凄凉的光芒中，一抹身影隐约可见。

教导主任呆立在原地无法移动，一种前所未有的战栗与寒气从腰椎处升起并蔓延到四肢百骸，血凝住了，眼睛睁得好大，整件衬衫都被不断冒出来的涔涔冷汗濡湿了。

在离他不远的厕所里头，在他刚刚巡视过后的厕所里头，一个女生提着人皮灯出现了。幽微的灯光恍惚地飘浮在阴暗中，照亮了女生的轮廓。女生垂着头，很长很长的头发遮住了脸，包裹住了整颗脑袋，让人看不清容貌。那双脚正如教导主任刚才看到的那样，依然瘦弱苍白，像一截被漂得白白的树枝。

这么恐怖的鬼影逼在眼前。

教导主任大叫一声，惊恐扭曲了他的脸。他身子一软，几乎瘫在地上。厕所里的人皮灯女鬼突然嘿嘿嘿地邪笑起来，黑夜中唯一的声音显得那么尖锐阴寒。教导主任哆哆嗦嗦地扶着扶手站起来，连滚带爬地奔下楼去。

Chapter 1

毕浪知道自己来得太早了。急性子的妈妈天才微微亮就把他从床上赶起来。搭上早班公车，走进冷冷清清的校园，居然一个人影也没有，清晨的光辉为初醒的校园洒下一片神谕般的色彩。

通往宿舍楼的道路蹲着一个身影。

戴着耳机的毕浪走过去，那人站了起来，穿着牛仔裤和清爽T恤的高大身影立刻在微亮的晨光中舒展开。毕浪咦了一声，说：“萧南你还真早哇！”

叫做萧南的男生揉了揉睡意蒙眬的眼睛，打了个呵欠，回答道：“被你妈叫醒的啦。”

“什么？”

耳机里《青花瓷》的旋律强烈地震撼着耳膜，听不到萧南说什么，毕浪把耳机摘了下来，看着他问：“你刚才说什么？”

“我是被你妈打电话叫醒的啦。”

“为什么呀？”

“她叫我陪你一起来嘛。”

“啊？那个没完没了的老娘……拜托，现在又不是小学生，来

学校还要人陪呀！”

“没关系啦。谁叫我们从小就是死党呢。再说，早来早霸个好床位嘛！对了，你住哪间寝室？我住三楼。二零一。”

萧南提起了地上的行李包。看起来衣服不多的样子。

“我嘛，”毕浪想了想，“好像是四楼，二零四吧。”

两人背对着清早的光辉向宿舍楼走了过去。从云层间降下的狭窄光束，把整个校园照得一片空旷，色调带点悲凉。

宿舍楼有两栋，相隔不远。升上高三的毕浪今年换了宿舍，所以在分岔路口他转向了另一边的小路。初三和高三的毕业班今年全被分配到了旧宿舍楼，从一层到四层是男生寝室，四层以上是女生寝室，这种男女生合楼的现象在这个中学也算是特色。据说是方便对毕业班进行统一管理。

毕浪住的四楼，以前一直空置，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这是学校方面为了隔离男生女生而特地空出来一层楼，不过，实情并非如此。

事情过去三年了，有的人心存侥幸地想，或许，那东西不会再出现了吧？

那个萦绕在学校领导脑海中整整三年的梦魇，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消失了。

通往黑暗的大门再度被打开。

四楼的铁门关得很紧，锈迹斑斑，虽然从管理员那里借来了钥匙，但毕浪还是费尽力气才把铁门拉开。他走了进去，走廊里脏极了，地上撒满丢弃的纸张和物品，混浊的灰尘味道低低地悬浮在空气中，光秃秃的四壁上张扬着光线的尖笑。

按照门牌上的顺序，二零四寝室应该在这边。毕浪提起了行李，一边看着门牌，一边走过去。四周安静极了，晨曦正在逐渐唤醒沉睡的万物。在这万籁俱寂之际，毕浪竟然好像听到了有人在叫

他，他站住脚，回头看了看空荡荡的走廊，走廊尽头的厕所在不均匀的光线中颇有纵深感，像幽暗的窟窿。

他侧耳细听，本来以为是萧南跑上来了，可等了半刻，既不见萧南的身影，也没有再听到那个呼唤的声音。是幻觉吧？

四零四寝室跟其他房间一样，房门紧闭，毕浪转动钥匙半晌门还没开，正当他打算一脚踹开时，门却悄然打开了一条缝。他推开门，顿时愣住了。

怎么回事，这房间——

正惊诧着，一只手突然搭在他肩膀上。毕浪回头看见萧南站在身后。萧南发现他略显惊讶的神情，有点纳闷：“怎么了？”

“你看这房间。”

萧南探进脑袋，环顾了一下房间。房间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床铺和桌椅摆得整整齐齐。萧南倒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又皱着眉头睨视着毕浪：“怎么了？”

“这房间好干净呀。”

“啊？”

“你不觉得奇怪吗？这房间明明空置三年，却这么干净，好像一直有人在住似的。”

“对哦！”萧南恍然大悟，走了进去，仔细打量一下，他指着墙角的扫把，“是不是学校派清洁大婶过来整理过了呢？”

“也许吧。”

这个解释勉强合理。毕浪也不多想，把行李往下铺一扔，跷起二郎腿，点起一根烟很享受的样子。萧南继续打量着这个寝室，他检查了一下桌椅，又走到阳台外，检查了一下水龙头。他这个人总是这么细心，毕浪都觉得萧南有点像自个家里的老娘了，专爱做些烦琐的事情，说话又啰唆。

不过呀，他还是喜欢和萧南在一起。从小学起就是死党的两个

人，即使考上不同的初中还是来往频密，等到高中，两个人又考到了同一所学校。这样坚固的友谊，恐怕一辈子也不会破裂。

相比成绩优秀的乖乖男萧南，毕浪算得上是老师眼中钉的那一类学生，逃课、抽烟、被记过已经是家常便饭。曾经有老师会担心毕浪会教坏萧南，曾经也有老师妄想萧南把毕浪引回正途，可惜，近墨者不黑，近朱者不赤，距离相近的两颗星球始终按自己的方式自转着，自转着。

萧南唯一比不上毕浪的地方，恐怕是帅气的毕浪更受女生欢迎，俗话说“男生不坏，女生不爱”就是这个道理吧。毕浪曾经开玩笑地说萧南是他的邮差，会准时地把别人的情书转达到他的手里。

毕浪却从未回过一封情书。爱他的女生，他不爱；在教室门口翘首等待的女生，他微笑着路过；相恋七天就分手的女生，他很快就忘记她的名字。这男孩，真是糟糕透了。

然而，这男孩却也有他企及不到的爱情。他抽着烟，坐在床沿边上想着那个女生入了神，直到萧南发现什么似的大呼小叫起来。

“哟，这是什么呀？”

“怎么了？”被打断思路的毕浪循声望过去，只见萧南正打开一个衣柜，对着里面的东西发愣。

“有件校服。”

萧南把校服拿出来。那是一件女生校服，常见的蓝白相间，是这个中学夏款的女生校服。由此推断，以前住在这个寝室的人一定是女生。其实几乎整个学校的人都知道，这四楼原本就是女生寝室。只是后来为什么空置就无从得知了。

毕浪走过去摸了摸那件女生校服，心头忽然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哪里奇怪了，他却说不出来。他转头看了一下外面渐亮的天色，跟萧南说：“上楼顶去吹吹风吧。”

“那这件校服怎么处理？扔掉吗？”萧南问。

“也许是谁留下的……反正不碍地方，留着吧。”毕浪想了想说。在以后，他也许会为自己的这句话感到后悔。

萧南便把那件女生校服挂回柜子里。

楼顶上挂满了女生衣服。在衣架下飘扬的蓝与白，传来阵阵女人香。天空中越来越多的阳光，像夏天的雨，哗啦哗啦地落下。时间不早了，下面的楼层出现人活动的声音。

虽说是男女生合住的宿舍楼，不过由于近水楼台的关系，楼顶几乎是男生的禁区。偏偏毕浪还叼着烟，眼神坏坏地打量着一件件各种款式的女生内衣，甚至还把一件胸罩戴在身上，卖弄风骚地回头向萧南抛媚眼，嗲声嗲气地说：“哥哥仔，哎，我要我要！”

萧南哭笑不得。

“拜托，别拿这种东西玩啦！”

“有什么关系嘛。”毕浪继续凑过来，用胸罩在萧南的身上挤来弄去，那种娇滴滴的声音软绵绵地吹在萧南的耳边：“靓仔，来一个吻！”

“别逗了。还玩呀？”

萧南赶紧躲开，毕浪追了过来，抛出一个满口烟味的吻。这时候，楼梯口走出来一个长得像侯佩岑的女生。追逐的两个人顿时愣住了。抱着衣物篮的女生紧皱眉头端详着手里夹着烟头，戴着胸罩的毕浪，不说话，分明冷漠的神情以及瞳仁里一闪而过的蔑视，都对毕浪形成重重的打击，如同一把匕首正中心脏，汩汩的鲜血喷涌而出。

“Kelly，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他踩灭烟头，脱下胸罩，动作迅速。